





澹園文集卷第二十五

記上

乾清宮讀書記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乾清宮 御試



我

皇上膺圖受命德盛化神文軌齊於勳華至治協  
於軒昊正朔頒八荒禮教徧六合自開闢以來所  
未嘗有矣而

皇上所以致天下之極治若此之盛者惟是勤學  
好古極圖疇精微之奧通天地渾淪之理窮古今  
之紛躋觀萬物之屈伸禮樂貫於百王運數探於



元始因革損益燦然備陳制度文為犁然具舉自書契之後簡編煙海 深宮禁籟廣廈細旃之間昕夕披覽亶亶忘倦是以內聖外王之道無所不該文經武緯之宜無所不裕合乎天而孚乎人發諸邇而見諸遠舉而措之易易也 臣伏讀尚書至說命乃始言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蓋王者之多聞欲以見之事業也非徒資閱覽稱博洽而已三代誼辟罔不皆然顧後世人主或厭棄詩書或初勤終輟以是治功亦遜前古若漢武帝表章六經東漢顯肅二宗臨雍親講

唐太宗留情典墳意悟沖邁宋真宗仁宗手親經史丙夜不輟史冊流傳以為美事而治不臻於極盛者以其所學之道非二帝三王之道也孰有如我

皇上之合道法以出治與天合撰自強不息者哉 臣惟乾至健也天得一以清乾之象也解者謂一者專一而不撓純與不已之謂也穆清宰乎上而日月星辰經緯錯列氣化流行循環不已夫天豈有息時哉亦豈有強之使然者哉惟自強不息故健之用為至神一息即非健矣孔穎達正義云天



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無時虧退君子以人事法天亦如天之至健而自然不息無幾微之或間是以仰觀俯察窮搜博覽彌綸宇宙酬酢神人雖功用莫之能測而範圍不外於一心蓋

皇上之心即二帝三王純亦不已之心也

皇上之學即二帝三王惟精惟一之學也無一時

不典於學即無一事不合於道由是而致治之盛

遠邁往古豈偶然哉臣謹承命為乾清宮讀

書記云

瀛臺恩宴記

聖天子御極之二十年九敘歌七德營萑苻銷聲鯨鯢潛伏遺孽就殄諸方底平威弧將褫靈旗欲偃雨暘時若歲其大有

天子以秋七月壬申燕羣臣於瀛臺蓋異數也羣臣入自西苑門乘船渡至石橋側序立以俟

天子遣重臣傳諭曰惟茲在廷諸臣宣力有年恩數未徧今朕駐蹕於茲召諸臣合會為歡以永今日魚藕菱芡之屬出苑中所有無費大官又念秋露始零各賜文綺表裏用製時服非比法筵大賚其共悉朕意諸臣以次拜賜伏而奏曰臣等備



負多過無有毫末勞勩方懼墮越於下今

天子加恩便蕃在廷沾洽跪聆 温綸益用悚慄

涓埃之忱難裨海岳臣等無任惶愧者奏已謝

恩就席

天子復有命曰古者君臣有獻酬也今者之飲朕

不及遍勸群臣其暢情極歡無或不醉諸臣再拜

稽首就坐飯訖改席設肴核 賜上尊人一卮又

命勳舊大臣學士勸飲無算爵於時天氣爽澄樹

色茂鬱秋蘭香發谷鳥聲和諸臣既醉謝 恩各

擎所 賜以出臣既點承華之署獲與斯榮又以

執筆侍立螭均誼當有所撰述臣伏考儀禮有燕

禮於五禮屬嘉其一為君臣無事而燕其一為卿

大夫有勤勞而燕也今諸臣幸邀

天子之寵靈而際太平無事 廟堂之上幾衡神

運使萬物得所四海蒙澤諸臣方奉職不逮其何

勤勞之有此所以大小臣工受 恩感激踧踖不

自寧者也臣又讀小雅鹿鳴之篇小序以為燕群

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

故燕禮歌鹿鳴而鄭康成注以為君臣講道脩政

之樂章賈公彥疏魯頌振振鷺鼓咽咽醉言舞于



胥樂兮之詩亦以為君臣相與明義明德而燕也  
 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三代盛  
 時上下和樂君臣之間如家人父子論者以為秦  
 交之盛致治之本在是自秦漢以後此風邈不可  
 覩矣然則

天子所以施恩臣下飲食之而侑以筐篚令其不  
 醉無歸者 恩至周浹禮至隆厚與雅頌所云先  
 後一揆矣自三事以及庶司有不戴

聖德之高深淪肌浹髓以圖報於萬分之一者乎  
 臣故述茲榮遇系以五言古詩四章以為瀛臺恩

宴記云

御賜書記

皇上以侍講學士臣尹泰有問學操行俾在 內

庭供事不數月以其勤也 賜之內府秘本秦漢

文一帙臣泰既受賜累日喜見顏色則向學士臣

乾學言曰泰少而讀書僅通記籍長而麤知大義

未嘗窺聖言之竅奧自侍 禁庭見

皇上聰明時憲孜孜亶亶聽政之暇研精覃思於

六經之要妙與夫前史得失之林每召臣泰面加

訓諭凡古人文章一字一句稍有疑端



天語發明洞若觀火臣秦側而聽焉伏而思焉如

是數月而心有所開今之秦非昔之秦也

皇上以秦為可進於學而賜以是書又重之以

宸翰秦雖不敏將終身焉紬之繹之以益其神智

傳之子孫世世寶藏焉子為我記之臣乾學竊惟

自古人主留心藝文者多矣未有如我

皇上好學深思精微廣大者說命之言時敏周頌

之言緝熙無以過之也臣乾學薄劣無比遭逢際

會得侍講幄及造內庭仰見細旃廣廈夙夜

宥密之

聖心而秦朝夕供奉式克欽承揚休進光密邇咫

尺宜其涵濡於

帝德之廣運而自淑於厥躬也臣又伏念人臣受

君父之賜尺寸莫不以為榮惟賜書最為優渥車

服有時而敝金貝有時而罄惟書則貽之永久是

訓是行不啻天球河圖之璀璨而世世守之若河

山帶礪之緜長也宜秦之感激之深而愛重之至

與東宮將出閣

上特擢秦為詹事眷倚益厚秦益思進德脩業以

報非常之恩他日洊登三事寵賜便蕃尚當為



君記之勉旃自愛

贈太僕寺卿黃忠端公祠堂記

明故贈太僕寺卿餘姚黃忠端公諱尊素字直長號白安以寧國推官擢山東道御史天啓六年為奄人魏忠賢羅織死詔獄崇禎改元忠賢伏誅斥逐奄黨以次褒卹諸死節者於是公得贈官蔭子祭葬加禮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祀諸死節者又令楊漣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各家子孫追塑遺像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當是時死節最著者十三家又命有司立廟於其鄉於是公

之祠建在縣西石山落成於崇禎之十五年時華亭陳子龍為其府推官銘其麗牲之石入國朝以地當營屯隸卒雜居其中歲久牆屋穿漏俎豆無所陳列有司以非政所急遂不復埽除修葺以至於廢歲事不薦者四十餘年太倉王掞以左贊善督浙江學政移檄即公故居黃竹浦重建祠宇距公之歿六十年矣公初為御史即因災異劾客氏魏忠賢謂阿保近於趙嬈禁旅同於唐末蕭牆之禍慘於戎狄從古女謁斜封奄宦典兵天下未有不亂其後三月而楊忠烈公二十四大罪之



疏上公遂拜疏乞罷逆奄東廠今日臺諫折之而不足後日干戈取之而亦難矣萬郎中燦以杖死公又極言廷杖非祖制徒授太阿於奄寺使假以立威鉗制言者後日筆之於史貽譏萬世無何黨禍大作織監李實劾公等七人逮入鎮撫司榜掠五毒備至遂矯旨殺公於獄當是時朝政大亂天下誼譁公與兇豎義不共戴日月其守正遇害君子謂之順命然考公立心行事豈僅爲一已成名者哉諸君子中最爲深沈有智略汪文言之獄將連染正人公素不喜文言曰夸者死權其是之謂

乎至是與鎮撫劉喬計畫獄得不竟後喬泄其語喬因得罪奄黨益忌公公罷去或言東南士大夫將以李實爲張永除君側姦忠賢怒數誚讓實令爲飛章誣奏諸公講學謗訕實惶恐懼有脫漏驛送用印空名奏牘惟所欲除於是緹騎出國門七人逮矣嗚呼天運極剝人事至否如鬼如蜮其間諭諭訛訛不可得而詳也公未第時以易學教授明於陰陽消長之理君子小人進退之幾方南樂魏廣微以奄宗入相諸公力排之公謂乾六龍一亢垢豕至矣垢一豕躑躅玄黃至矣諸君子可當



龍亢南樂可當垢豕吾輩其安稅駕所乎楊公劾  
奄䟽草具公曰公大臣非同諫官一擊不中禍移  
於國及萬郎中杖死勸楊引去謂公一日不行大  
禍不解揚善之而不能用及魏忠節大中將以大  
享不至劾廣微公又言南樂父允貞本清流故於  
奄雖深託宗人之分而未敢顯仇正人一暴露則  
決裂矣魏不從而黨禍遂作蓋一時諸君子以壯  
往夬決為矯矯風節而公意主於調劑水火不欲  
逞於一擊以悞國家大計公以包荒休否忠告於  
公卿而其指切權奄不少容隱蓋當軸者不可不  
長慮却顧而有言責者指事直陳為盡其職兩得  
之道也從來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同器小人勝君  
子必誅鋤善類大張虐焰而國遂以亡故垢卦初  
陰之生懼其壯而敵陽令君子預防夬卦五陽決  
一陰猶恐懼孚號尚有危厲君子之防小人也至  
矣其去小人亦難矣君子道長則小人皆可為君  
子用小人用事則君子必無一立朝者矣東漢黨  
錮之禍陳竇之誅漢鼎未幾裂而為三已事昭然  
可為金鑑故公周旋楊魏諸君子憂深慮遠彌縫  
委曲尚欲包小人之荒以毋成小人之勢勢成而



國事不可言矣公與友人書謂我輩身死而國家猶恬然生民猶又安死何足惜但未有仁賢云亡而邦家不殄瘁者節甫莽懿戎馬黨錮合併一時如國難何公蓋明知大厦之將危而告於其執友惻怛之至也公絕命詩云錢塘有浪胥門目惟取忠魂泣屬鏤讀者以為伍負臨死謂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當負時為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而越果滅吳公劾奄黨為甲子歲至乙酉大兵下江南亦二十二年胥門之語若燭照而蓄斷自古正氣流通鑒往察來不假數術公養氣知言得於學問豈伍負剛戾忍詢者所可比擬余痛其謀國之忠而惜諸君子徒抱氣節相率慘死犴狴以致社稷顛墜淪胥以溺因公祠堂成嗣君宗義書來請記特表而出之以告後之君子

沈文恪公祠堂記

沈文恪公以翰林出為某官其後左遷復入翰林官至詹事以歿余嘗為公墓隧之碑言之甚詳矣公之歿也

上賜金五百以治其喪葬葬畢雲間士大夫醵金為祠公子宗敘宗敬更以賜金之餘助焉既成而



宗敬成進士復選在詞館不半載以疾請假臨行屬余記其建祠之歲月公生平好賢愛士所以引掖後進有忘其己之財力之不能以赴之者以故聞公之喪者皆哀悼不已而其鄉人之惜之尤至思俎豆之於無窮公之謙恭遜順退然若不勝衣其言呐呐然若不出於口而於朝廷大議不肯詭隨其以亢旱求言爭罪人免流烏刺一事甘澍立降尤為仁者之勇

上究從公議蓋其所全活者實衆矣公之隱然造福於世者未可以人舉物計而公亦未以之告人而此一事為人之所共知者乃止位宮尹年未逮懸車以是謂為善而不償其所施而余以為公名之垂於宇宙與後人之象賢而興者豈非詩之所云令聞不已永錫爾類者邪亦使人知善人之必可為矣祠在其郡之城隍廟西廟之東為董文敏公祠二公皆多能善書前後風流相掩映故鄉人為卜地亦使相近經始於康熙某年月日落成於康熙某年月日首為之請於有司者諸生某等耆老某等若干人歲之仲秋縣令某君某始以少牢將事著於祀典蓋順民情之所欲云孟冬十月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徐乾學爲之記俾刻石以遺來者

嵩陽書院碑記

嵩陽書院翔自五代周時稱太室書院宋至道祥符中並賜九經其時甘露降講堂守臣以聞景祐二年重建改稱今名賜祠額至金元而廢明嘉靖中知縣嘉定侯君泰以二程子嘗講學其地即故址爲二程祠末年燬於兵火入國朝知縣黃岡葉君封築堂三楹以祀有宋提舉主管崇福宮程朱而下十四人葉君旣解篆去其鄉先生耿逸菴

介復建堂三楹遷二程朱子主特祀之又作講堂曰麗澤旁列兩齋曰敬義曰博約書舍若干區知縣長洲張君堦助成之於是先生聚其鄉之賢雋肄業其中而屬張君寓書於予爲之記余惟三代盛時自閭里以達於王之國中無不立學之地自胄子至庶民子弟無不學之人而又擇卿大夫之致其仕而歸能以道得民者爲之師日從事於禮樂詩書若繒布稻粱服食之不可斯須去也以故道德一風俗同而人材不至於些窳自嬴秦燔書漢唐以來學或興或廢其所以教者皆非古法於



是有志於學者相與擇地構宇為羣居講習之所多至數十百人而書院之設幾幾重於學校矣然其間盛衰之故嘗因乎其人宋時四書院嵩陽與睢陽皆今河南地時中原新脫五季鋒鏑一二哲士聚徒講授朝廷就褒表之加以二程子過化之地學者趨焉如水歸壑可云盛矣而其後講堂學舍不免夷為荆榛迨至道祥符至有明嘉靖中其間曠廢蓋亦四百餘年而侯君始改建又百餘年而先生與張君乃廓而新之復古書院之舊學者於此固千載不易得之時也先生之教人以程朱

為宗以敬義博約為大指又嘗質疑於上蔡張先生沐睢州湯先生斌上蔡嘗過嵩陽講主敬之義睢州為之記極病今人口耳影響之談視詩書為糟粕禮儀威儀為粗迹為講學者之過謂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盡子臣弟友之事即可上達天德皆與先生之旨互相發明古所謂卿大夫致其仕而歸能以道得民者先生是已而張君之賢適來為邑宰於此又能承先生之教以嘉惠來學豈非學者之幸哉學者於此必無徒狃於科舉積習務為干祿之具其聰明有材辨者不溺於奇袤



淫僻虛無謬悠之說以求炫夫耳目循循詩書禮樂之中自下學而上達以庶幾聖賢盡性至命之學將由一州一鄉達之天下自此而學術人材可幾三代此誠先生興起斯人之至意予所日夜望之者也書以復張君俾質之先生焉

### 思硯齋記

合肥許君生洲與余同舉進士又同讀書翰林歲甲子以左部郎遷憲職視學秦中奉命俶裝行有日矣出其所刻思硯齋記示余并屬記之思硯齋者君尊甫封奉直公思其父中丞公而作也中丞

公守紹興時夢蘇端明授硯一及明果得硯於卧龍山麓背有端明像公愛之甚出入必以自隨逮中丞公歿硯以寇亂失去於是奉直公平日所對之而哀思悽愴者既失不復還因名其齋以寄其戀慕之意今學憲君復求詩文以述其事非但欲著其親之篤孝亦自以歷官於朝鞅掌王事闕奉色笑者十有餘年茲且去其鄉益遠載詩與文以往則中丞公之仰行先哲與奉直公之所為思慕手澤者俱可一展卷而得之斯其不匱之思歟晉史志范喬幼時執其祖所授硯而泣今學憲君之



三石六十八  
懷園集卷三十五  
於祖硯欲執而泣之末由矣而修其盛節令聞無  
墜於時則所以世中丞公之遺業而益光者又不  
在乎硯之存亡也已

七柿草廬記

離澤州七十里近陽城界有樊山其地絕遠城市  
蓋太行王屋之支太宰說巖先生之居在焉又山  
行十里益阻深多虎跡有古柿七株大皆合抱先  
生築室於其麓以奉其太公杖履之所遊息因名  
其室云七柿州廬嘗考酉陽雜俎柿有七絕一曰  
壽樊山之柿不知其樹之歲月要必千百年物矣

百家小說所記桃以三千年始華實椿以八千歲  
為春秋誕而不足信惟柿之壽為有徵其言七絕  
則多陰二也無鳥巢三也無蟲四也霜葉可玩五  
也嘉實六也落葉肥大七也雖貞松文梓無此之  
具美者矣宜先生之因依結構以娛其親而命名  
取義也先生之意固欲休假色養盥漱巾櫛其間  
而弗獲遂間嘗讀退之遊青龍寺贈崔補闕詩所  
謂萬株紅葉者火犀頰虬極取喻之工而追思前  
此之羈愁鄉思今者無事相從之難得誠以來窺  
之勿遲緩豈非以官居閒散得以暫遊之為幸也



先生居六官之長以直道齟齬於時避嫌謗乞歸  
 不得異於退之之羈愁鄉思而七柿艸廬之於以  
 晨昏起居又異於青龍之整遊然而未之獲遂也  
 先生有言情之作見贈於余顧令為之記余亦求  
 歸而弗獲遂者余家北山草堂在玉峰之陰綠坡  
 之竹萬竿芙蕖數畝環堂之下斯焉亦可以終老  
 而與先生且付之卧遊也尚何言哉

張敦復學士四軒圖記

學士桐城張公圖其鄉之山水擬置別墅其中有  
 屋數十楹以春夏秋冬遞居之琴書花木可樂之

物畢具四時之景備焉命之曰四軒圖既自為文  
 敘之屬某為之記惟公遭逢盛世賜第禁城入直  
 金華白虎出翱翔乎唐中太液之間可謂至榮而  
 猶眷懷故里依依不能暫置何也凡人之情逸則  
 思奮勞則思休於其鄉也安居則忘久去之則念  
 公雖大賢樂休暇而思鄉土豈有異於人哉詞臣  
 無簿書期會之職掌自古號為優閒前明時多棲  
 遲偃仰坐養清望家居久者至一二十年遷轉與  
 在廷無異一起輒為大僚於時為其官者甚逸今  
 也不然自編脩檢討以上皆有分職撰述蒐討矻



三言五  
少國集卷之三  
五珍  
矻常若弗及而日講記注旦旦入直尤爲勞苦若  
公日侍禁中辨色而入辨色而出又其最勞者也  
所以然者前代人主高居深拱希與臣下相接見  
橫經講幄大抵具文故文學侍從之臣無所事事  
今

天子加意稽古禮文之事多所纂勒尤勒於

聖學非盛夏初寒未嘗一日輟講臨朝聽政盡數  
刻輒左圖右書尋繹詢訪爲臣子者膺被顧問千  
載一時又何敢少自暇逸夫惟

天子聖明而後詞臣得盡其職得盡其職而其勞  
滋甚公受知

聖主方倚以致太平年又甚壯懸車解組不可以  
計日待於是望其鄉而思思而不得見則發之篇  
章形之圖畫此必至之情而事之無可如何者也  
世人於仙山名嶽想望而不得至者往往爲圖以  
當卧遊至如蘭亭輞川昔人之陳迹亦圖之屏幃  
髣髴其勝槩今龍眠爲公之家山四軒公之屋宅  
而亦作爲畫圖目存心想噫人之望公如在清都  
紫微孰知公之望其鄉亦如蓬萊方壺可望而不  
可即也乎予故因斯圖以見公之心事令千載而



下知主聖臣勞亦將有以論其世也

午園記

太宰澤州陳公有午園蓋以水經注沁水有午壁亭公所居當在此地酈道元所稱沁水流逕午壁亭而南入沿波漱石崩澗八尺環濤轂轉者是也公居亦名樊川往歲嘗繪樊川歸隱圖屬予作記會方多事不暇以為今春告予以名其園者取義水經之意曰君必為我記之予考道元注沁水逕陽阿縣故城西又逕濩城縣故城南歷析城山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澤水東南注於沁水沁水又東

南陽阿水左入焉濩澤在陽城縣西陽陵城即今陽城治析城在陽城縣西南七十五里午壁亭不見於志乘以道元注考之當在故陽阿縣南為今高平縣西南界澤州西界與陽城接境其南五十餘里小竹細筍被於山渚蒙籠拔密又南則為石門枋口廻轅孔廟接河南野王之地正可案籍求得之者也夫午為天之中氣地之正位析城太行為九州之棖闡公稟姿韞德中和完粹得山川淑秀之氣為多弱冠登朝游登臺閣徒以直道與時齟齬數年之間欲返故山者屢矣當夫盈庭諭訛



羣思彎弓而射公以子身當衆咻喟然長歎曰吾  
 雖荷國恩家有老親其敢以試不測之險亟請  
 抽簪以去未即聽許西望陵陽瀟灑涕淚汎瀾此  
 歸隱圖之所由作也唐始興張文獻公遭嫉忌罷  
 居荊州文史自娛久之以展墓歸去其海燕詩曰  
 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感遇詩曰嗟爾蜉蝣  
 羽薨薨亦何為又曰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其  
 初憂讒畏譏溢於言表其後攬勝山水去危即安  
 真若快然自足者公詩格絕肖張子壽風度醞藉  
 亦復相類獨是已解政事尚縻祿大官思一脫世  
 網有所不得此其鬱壹於中必有所託以自解而  
 姑寓意於古人之名其亭者雖其荒殘寂莫不可  
 究考猶將褰衣以從之也公德量才望非予末學  
 敢擬萬一然其被主知遭謗歛則與公同予嘗記  
 公七柿草廬今又為公記此重有慨也故既考其  
 山水之所出以徵公之園所以名而重述公樊川  
 歸隱之志附於其後云

賜金園記

予向者嘗聞當湖陸氏為園於其城北數里周遭  
 皆大水鑿池其中引外水灌輸壘石為山下臨池



水逶迤渺瀰望若無際古木千章皆百餘年物桃李梅杏之屬各自成林紫梨素柰黃柑朱柿皆四方異種臺館亭榭歲久雖已傾歆而階砌之間苔草皆有古意藥欄藤架竹坡蓮渚舊蹟依然實浙西之名勝也今爲少詹事錢唐高君澹人別業君直禁庭十五年積賜金得之乃未及一至其地今春扈從車駕南巡過秀州距當湖不三舍悒然遙望用是爲圖以屬予作記君杭州有西溪小圃比者

至尊曾臨幸親臨宸翰爲之題署澤州太宰記

之而太宰有午園七柳草堂以僅得卧遊爲快記之者皆予文也予以是益歎夫山水之真樂與廊廟之寵榮世固未有兼而有之者也張燕公所稱丘壑夔龍衣冠巢許者天下有幾逍遙谷哉予與太宰與君同被

聖天子知遇顧於時多忤載鬼張弧南箕貝錦周防靡所思高翔寥廓以謝爵羅而

主恩深重未能即歸去予有花溪草堂荒蕪久矣爲澹人作記何能不悲昔疏廣以賜金日市酒食爲故人賓客懽宴蓋二疏者皆歲當懸車矣今澹



人方強仕澤州太宰亦始古人有爵服官之時更  
一二十年宣力輔理然後可引年而歸澹人異日  
往來於西溪當湖間更以後此之賜金爲故人賓  
客治具未晚獨是子年逮六十而衰頹如八九十  
人憂讒畏譏日暮煎迫未知何日得偃息於花溪  
之上然則宜悲者莫如予也

游南塔寺記

予以癸卯七月甲戌至汀州會有嶺南之行取道  
上杭同鄉封子鳴陞爲杭邑宰款予於南城館舍  
上杭之人曰邑之山紫金絕勝其上有桃源龍井

長松怪石飛泉絕澗自汀來舟必經此予聞而樂  
之悔其來之不一弭楫也莫子穎脩羅子次公與  
予善擬裹糧往而霖雨累日溪水驟漲舟輿並不  
得行穎脩指城南小山與予寓相望者號曰琴岡  
上有梵刹可以小憩亦以水漲不能去越日乙未  
予得小舟以渡西南歷石逕數武循所謂琴岡者  
稍折而東梵宇屹立爲南塔寺寺宋嘉泰中建殿  
閣弘敞金碧照耀其西爲僧寮數楹寺前方塘游  
魚噴沫可玩挂袍山美女峰皆在其南又東爲南  
泉菴竹樹蒙密繚垣紆鬱規制比寺略小王文成



公嘗駐師上杭來游此菴題近體二首南泉以此傳予考邑志及諸碑記寺向有塔吾鄉王侍御獻臣以弘治乙丑謫丞此邦造浮圖數級爲邑文峰於文峰之側闢地得泉泉水甘冽建菴其上遂以南泉名今菴固巋然也而塔已無有聞諸故老以陰陽家言廢夫以名公鉅卿之所經營而壞於陰陽風水之說旣廢而悔圖復則難不亦重可惜邪予嘗游鳳陽之亳州其地有桐宮桑林諸古蹟李尚爾先芳曩謫州佐所在都立碑碣其詞清晰可誦與王侍御相類豈賢人君子當其謫居無聊益恣山水以自娛樂而在巖廊間者有所不暇邪然則王文成公奉天子命提兵萬餘盡殲山海之寇班師經此而率其賓佐僚屬歡歌於荒谿野寺其意致何等也夫琴岡之脊雙刹相望萬萬不如紫金諸山之勝而桃源龍井間侍御之歌咏無聞開府之旌旄不至蓋金山去邑四十里而琴岡乃在浮橋數武以故游人往往舍遠就近雖邑人生長茲土有終身不至金山或至而中道返者豈獨予哉豈獨予哉

游普陀峰記



游南塔寺之明日爲八月朔丙申莫子穎脩約封子聖侯羅子次公及子游普陀峰辰刻肩輿出昭陽門迤北池水縈迴覆以菱荇竹木映帶絕佳稍經里許乃有石徑漸聞鳥聲道旁皆良田農夫方殖稻蓋炎方氣候禾皆再登農夫旣以七月納稼而更以其餘力播種爲卒歲需閩粵間皆然又五里爲水西渡渡口有紫竺菴紫荊方盛開榕樹蒙密望普陀在指顧間矣與諸子小憩過溪乃復升輿此地去城雖近而游屐罕至莫子以鼓吹一部隨行僦從其衆呼童婦女簇立圍視稍折爲苦竹

坑樹杪人家點綴如画其水爲苦竹溪灘水衝激聲如輕雷水自白砂里從北西流入水西渡爲溪山一勝云歷苦竹坑而上多松樹高可十餘尺枝條多拂衣袂其最高者不及百尺詢之土人云自近歲駐兵千尋古木率被斬伐往時經此雖盛暑不受炎蒸也東北隅奇石蹲卧不可名狀路益蘄絕舍輿徒步僧數輩以茗具來迎攀級而上遂有長松茂草數折乃至一天門上杭城萬家烟火皆在目中更數十武爲毘盧閣前後十餘楹梵唄與鳴鳥相和其南竹椽茅舍半就傾圮再歷而上爲玄



武殿有觀音梅檀小像為峰之絕頂與雙髻諸山相望下有間道可抵漳之龍巖岡巒迴互磅礴無際自水西渡至此又數里矣考志僅有十里笏立為普陀峰一語而寺門建置絕不詳其始末詢之僧茫然不能對亦無碑記可考羅子言往時極壯麗丙戌秋山寇薄城梵宇都為煨燼此其僅存者予與諸子低徊久之乃取道新菴而下新菴者離峰頂二里許佛殿僧寮並新葺其東為土樓高可數丈牆堅厚如城墉僧築此以禦寇莫子攜榼共飲樓上盡醉乃去仍過水西渡以歸莫子謂是行

一  
也不可無記予惟天下名勝之境遭遇兵燹者不可勝數而載在圖經傳之後世既廢之後輒復脩舉則皆賢士大夫之力而四方來游者之厚幸也願二子勉之予異日或得重游焉莫子名之偉進士羅子名銓孝廉並上杭人封子名開睿沛縣人賢令鳴陞長子能文章為予門人

真定龍興寺重脩大悲閣記

真定府東門內有浮屠氏之宮曰龍興寺寺內有大悲閣矗立雲際中供金銅佛像高七丈三尺明嘉隆間李于鱗王元美嘗於此賦詩所稱天寧閣



者是也寺建於隋開皇六年初爲龍藏寺恒州刺史鄂國公王孝僊命參軍張公禮爲之記碑至今尚存宋開寶四年重建藝祖曾幸之繪像於閣西元大德五年及明萬曆四年重脩皆有碑記金銅佛像本在城外大悲寺石晉之亂契丹入境燒寺鎔毀其半周世宗廢諸佛命以鑄錢旣而宋藝祖伐罪河東師次滹沱召羣僧問知其故因命別鑄佛像於龍興寺遣軍器使與州鈐轄領其事久之始成其建置始末見於歷代碑記及郡邑志者如此今

天子龍飛之歲開府尚書王公由天雄移駐真定經營區畫百廢畢舉見殿閣漸圯亟捐俸入以新之金盤寶鐸粲然改觀一日公傳驛往視甫入寺輒有寶光摩盪於閣上五色燦爛圓如日輪踰時乃止從官將校士民觀者數千人今年孟陬吉日公順時令出南郭門見赤雲灼爍在東郭門樓櫓遣騎往問則閣復有祥光如前自是數顯靈異或於前殿甍瓦騰光空中亭亭如車蓋寺傍居民皆見之案佛經稱如來舍利神曜無方又佛身有日光照東方國土無不徧者而洛陽伽藍記稱白馬



寺經函上時有光明耀於堂宇唐貞觀中太宗留  
 所得經像於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  
 雖浮屠家言儒者所不道而前賢記載歷歷可據  
 夫以帝王垂拱於上大臣布宣德教於下內安外  
 順神人協和則雖慶雲景星醴泉甘露赤烏神爵  
 之祥莫不可致今

天子御極以來日月所照罔不臣服重念畿內八  
 州之地命名德大臣以鎮撫之公膺節鉞五載聲  
 績爛然北至盧龍東盡渤海西接雲中南括魏郡  
 數百萬蒼黎皆在祥風玉燭之下而又以其暇日

搜覽陳蹟振興滯廢以順適民志千年蘭若煥然  
 一新綺麗莊嚴踰於往昔於是通靈達天祥光照  
 耀比之白馬弘福豈非天人之際有所以感通之  
 者而昭然不爽也歟考王孝儉在開皇中為使持  
 節開府儀同三司爵上公其名位略與公等碑稱  
 其廊廟偉器柱石大材而史傳無聞焉其政績當  
 不及公萬萬公既佐

天子布宣德化於畿內八州之地能使內安外順  
 神人協和必且召公調燮陰陽補參造化俾天下  
 皆受其福而通邑大都名公貴人結駟連騎而過



者如于鱗元美輩方將述諸歌詠以頌公之功德  
於不衰豈不盛哉公名登聯字捷軒奉天人乾學  
之謁公也不以其文之弁陋屬予記其事特以塞  
公請云

文集卷第二十五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下

賜遊西苑記

康熙二十有五年秋七月初九日平明羣臣奏事  
畢奉 詔賜 臣 廷敬 臣 乾學遊西苑環衛導行由  
勤政殿之左歷小徑入門為知稼軒軒之外疏豁  
爽塏心目開朗數武至秋雲亭 臣 英 臣 士奇 臣 杜訥  
拱立亭外以待其西則嘉穎軒

上披閱章奏及進膳之所南則狎鷗亭平臨大瀝  
闌檻鮮澄如畫可望而得也其際則泱泱蕩漾極



視無涯清流環引被以荷芰青紅掩映汎景翩風  
鴛鴦鷓鴣飛鳴自若池之陰植稷禾果蔬數畦方  
秋穎苕秀色成攬有轆轤高井膏液潛通清泉不  
竭迤西朱牆以內爲豐澤院

上退朝讀書之室水滌迴階下規制樸雅總無雕  
飾臣等仰見

皇上於政事學問日昃不遑念民依勤稼穡所其  
無逸之心雖在清宴未嘗頃刻少輟侍衛 宣傳

溫諭 賜尚方珍饌二筵未幾 賜臣廷敬臣乾學

御書各一幅 天章炳煥龍翔鳳舉又 賜臣等

五人法琅香爐餅合各一製作工巧五色絢爛香

煙裊然臣等咸稽首頓首謝 恩乃出臣竊惟前

代楊士奇李賢諸臣皆有賜遊西苑記比於周之

宴鎬漢之橫汾唐之興慶播爲美談流傳簡牘往

者嘗心慕焉以爲遭逢之幸何意躬事 堯舜之

主得以持橐簪筆出入 殿廷親見

天子恭儉仁聖勤政講學功德巍巍而又荷被

眷遇至深且厚臣一介豎儒才學不逮曩代諸臣

加孤蹤薄植與世寡諧猥蒙

聖主特達之知實遠出前人萬萬臣所爲捫心知



媿戴 恩罔極者也深惟游覽所見禽魚飛躍艸木蔚茂雖一物之微皆以地近日月顧戀恩私矧臣粗知誦讀廁列侍從寵踰涯分日夜思惟才短識闇無以稱塞方諸物類命賤恩深徒娛暇景無益明時然臣區區之心何能但已每思古人雖處儔匹之中一飯之德誼無相負況於荷 天之寵隆施稠疊雖小雅鹿鳴所稱承筐式燕以待嘉賓者殆過之焉臣顧何人惜此頂踵若使臣之自矢稍渝一節便為虛此遭逢辜負 聖恩為世大僇至於經術材器臣於朝右最為後人但犬馬惟知

戀主葵藿亦能向陽抱此區區冀報效萬一而已臣既以自勵且與諸臣共勗焉

乾清門親選知府記

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某日

上諭閣臣以知府職任甚重闕員積二十有一其令吏部引見漢軍漢人郎中及寫進應陞府同知姓名朕今日親自銓注又謂翰林出守無故事朕將試之以政命掌院學士傳集史官引奏選擇之日既晡

上御乾清門大學士吏部尚書侍郎及當直注記



官在列侍衛執燭捧硯 御筆注授某可某郡於  
 是編脩丁廷楨出守鳳陽李濤臨江檢討汪楫河  
 南漢軍吏部郎中張聖猷澱江金鑑安順戶部郎  
 中卞永式大同兵部郎中祖維煥永昌張際隆淮  
 安漢人戶部郎中衛台常鄖陽田象賢長沙成克  
 大鎮遠禮部郎中閻若琛嘉興督捕郎中張曰任  
 柳州刑部郎中王瑛惠州李鴻靈沅江淮安府同  
 知李枋擢守饒州杭州府同知靳襄南安處州府  
 同知崔鳴騫衡州黃州府同知王民皞思州登州  
 府同知劉崐常德桂陽府同知任進爵贛州象賢

聞 命是夕卒二十人者相與序次其里居年輩  
 及服官所由歷為一冊既以為榮且思所以報也  
 夫執簿呼名登諸啓事此銓衡之所以守成例也  
 予奪廢置因才量能此

至尊之所以操枋馭也成例者一而不可變在選  
 人亦自以其所應得而無所德怨於銓衡枋馭者  
 神而不可測故得之者皆震動恪恭以為非常之  
 遭而喜與懼并也今之郡守視漢唐宋以來其權  
 少輕其壓於督撫監司而不得盡行其志者容有  
 之矣苟吾之素足以信於卒誠足以達其言公足



三才六十二  
世明  
以動於衆能足以立其事而不得行其志者吾未  
之敢信也且夫有地千里大者倍之小亦不下數  
百里領數州縣多者乃一二十其於民之休戚吏  
之端邪無所不當問其不得謂之不足爲明矣往  
年軍興以來吏道多雜其自入貲爲郡丞循俸得  
太守者十有六七其人或猥鄙闕冗不能任職即  
往往罷去而稍有氣力者又百方請託以求遷擢  
有塗轍焉爭者如鶩今

聖明在上政地肅清中外百執事各思循分稱職  
真千載一時也諸君勉之奉揚

天子之德意而不苟同於碌碌者之爲使爲之上  
官者與有震動恪恭焉是所以爲報也乃所以爲  
榮也昔唐開元中明皇嘗自擇許景先等十一人  
爲諸州刺史明宣德中宣宗嘗擇況鍾等九人知  
蘇州等府其後功名所至載於史氏者亦畧可數  
矣然則雖微是冊天下後世猶將指目而褒貶之  
也況揭而表著之若是哉

康節先生祠堂記

常州武進縣之漳滹里邵氏世族居於此蓋康節  
先生分支也有裔孫文學蘅以其父海鷗公遺命



割宅東北隅數楹爲祠堂祀先生其中是爲邵氏  
始祖祠歲己巳復改建於宅西偏宗人嘉興提學  
僉事延齡杭州宮詹遠平各出白金飲助之自八  
月經始五閱月而落成三年而謁予請記其事自  
宗法不立而收族之道衰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收族此所謂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  
以食而弗殊也然自總袒免至於六世庶姓別於  
上而戚單於下矣於是居同閭閈邈不相顧者  
而況四海九州之異處有不秦越視者乎故欲收  
族則必敬宗敬宗則必自尊祖始是祠之建得禮

意矣或疑士祭僅及祖禰於禮不當立始祖廟然  
是禮也伊川已行之矣報本反始之情人孰無之可  
以義起者也至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有虞三代皆  
祖黃帝與讐尚功也今世士庶家無百世不遷之  
宗擇其遠祖之有功德者祀之可也則邵氏之所  
宜俎豆者孰如康節乎海鷗公能以遺命勗前此  
所未舉之典而蘅能勉力成之至於漳湟族姓與  
夫僉事侍講之居異地譜異籍者莫不知聞風感  
慕協力與財而樂事勸功之恐後惟其動於一本  
之誠有油然而不能自己者而已於是自仁率祖等



而下之親疎遠邇孰非吾之同氣也則夫人言親盡則情盡者其可信哉然則是祠之建所以教厚廣仁者至矣予特緣海鷗父子之意而推本言之如此若夫康節之學行載之史氏傳之諸儒而崇祀廟廡者舊矣予故不盡述而以其爲邵氏之先祠於例亦不必述也

陳太公蠲逋惠民記

封吏部尚書澤州陳太公之蠲逋焚券也衆欲建祠以頌其德言於有司上其事府司以達於巡撫巡撫爲移禮部太公聞之亟遣信京師趣太宰公

投牒言壺餐之與不足言德尸祝之舉於分難安固請勿建部移復巡撫言褒德旌賢盛朝所重陳太公出先世之倉庾賑閭閻之困乏義聲動四境惠澤浹羣心宜狗輿情俾祝報有所乃虛懷懇辭欽彼冲情順其克讓褒旌之典王者施行於是巡撫爲之下令嘉獎式閭表里停其工作而州人感戴彌摯競刻貞石徧於衢陌以彰陳太公之德蓋太公素廉儉弗事殖財以累世長者家遺藏粟鄉黨之間相賙救無虛歲穀不登於二輔則爲糜以與下戶之不能自食者明季兵荒之際旣嘗盡發



其廩儲毀家紓難載於郡邑志州屢無年州人仰  
給太公以舉火者數十百家其來謁無弗應亦不  
責償也歲在著雍執徐州太稔州人將以所積逋  
入於公之廩太公一朝告衆曰凡有逋於吾家者  
於某日咸集旣集則謂之曰吾本無意責償諸公  
諸公紛紛欲輦負而來者得毋以宿券在故邪今  
爲諸公焚之計所捐金錢數十萬一時歡聲雷震  
其明年大旱晉飢尤甚

天子發帑金以振窮恤貧而澤之人以前此已逋  
故得畱餘以免死亡曰太公實哺乳吾儕也則公  
之於鄉黨可謂施而能溥勞而能謙者矣太宰在  
朝旣以堯舜之民無一夫不獲爲己任而太公又  
如是之損於己以益人行其惠而弗居也其積善  
之慶豈有竟哉予與太宰同直禁廬旣知其事又  
聞之晉人甚悉作記以勸行義者康熙二十八年  
冬十二月

蘇松常道新署記

分守蘇松常道駐蘇州故時道署在城之西南隅  
隘庫敞陋不足以稱三府一州十六縣之守令受教  
承事及搢紳耆老來觀政令之和布及部曲將校



所以走趨奉指麾者康熙十八年參議某使君因王永寧入官園屋爲新署增置堂三楹重門三楹甍棟墉闕皆中程度賦財庀徒不日而成乃揆辰日而移治焉其地在婁齊二門之間所謂拙政園者是也案明嘉靖中有王侍御某者因大弘寺廢地營別墅老焉爲陂池臺榭之樂以自託於潘岳所謂拙者之爲政一時名士如文待詔徵明輩爲圖記詩賦以志其勝此拙政園之名所以著於吳中也侍御有子弗克負荷以樗蒲與里中豪士徐君決賭一擲失之徐君傳子及孫而生產亦耗矣

入國朝以來三十餘年園凡數易主而後今爲官署云始虞山錢宗伯嘗構曲房其中以娛所嬖河東君而海寧相公繼之門施行馬海寧得禍入官而駐防將軍以開幕府禁旅旣還則有鎮將某某者迭館焉亡何而前備兵使者安公以爲治所未暇有所改作旣而歸於永寧凡前此數人居之者皆仍拙政之舊自永寧始易置丘壑益以崇高彤鏤蓋非復圖記詩賦之云云矣滇黔作逆永寧與兗渠有連旣先事死而園屋猶以藩本入官其最侈僭則楠木廳柱礎皆刻升龍今已撤而輦不



三百七十一  
惟國集卷二十一  
京師供將作矣蓋數有其極而物有其變向之廢興不已亟哉夫古之封國如齊爲爽鳩氏之墟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魯爲少昊之墟而國中有大庭氏之庫蓋因前代之都邑其城郭溝涂宮室可以無創事之勞而又即其廢興之由以爲南面者之戒古人之用心至矣然則使君之爲是舉也其亦有古人之用心爲之記使來者有考焉成之日爲康熙十八年  
月甲子記之者某官崑山徐某也

肅州重建義學記

廣寧盧君之撫治肅州也慨然以興壞舉廢化民成俗爲己任旣至則出俸錢鳩工庀材立義學以教其秀民之能爲士者爲閣以祀奎宿使知文教之有象於天以畀於人且有祈焉以啓愚蒙之衷月再親蒞焉用休威以爲董勸將勒之貞珉以告後之人而請記於予不佞不佞樂其爲政之知先後也案地志肅州古酒泉郡漢元鼎二年置徙內地之民以實之東晉以後入於涼秦元魏西涼都之自隋仁壽中始稱肅州唐屢沒於吐番宋初爲回鶻所據契丹破肅州俘其民而去其後李元昊



侵田鵲取之宋之南也蒙古并其地至元七年置肅州路隸甘州行中書省明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肅州其將哈答掠其民遁入沙漠二十八年開設衛所隸陝西行都司其改復省置可考者如此其人材自東漢以來篤經術尚氣節舉賢良秀才就徵辟成進士者往往不乏為文儒魁宿講學聚徒多者或數十百人非邊鄙荒陋之區也自宋以後蓋無聞焉明三百年間武夫代有顯者其庠序之士仕止於明經得與科甲者一兩人而已間嘗以為三代以後文教之廢興恒視乎其上當慶

以之初始初天下立學而肅州已為元昊所據則

夫詩書之澤孝弟之義三四百年間缺如矣明初遷四方之民以實河西故其習尚錯雜風俗靡有一定玉門嘉峪羌戎出入民無寧居儒學始建於成化三年都御史徐廷璋而正德元年兵備副使李端澄廓而大之其社學在東北隅蓋其先巡撫陳九疇毀禮拜寺為之者嘉靖二十二年副使張愚嘗選生童讀書其中嘉靖三十五年訓導丘燿常於文廟之左立文魁宮繪文昌奎星二神以祀之又酒泉書院在文廟東嘉靖二十六年副使唐



寬建然則前代所以鼓舞振興之者亦屢有人豈其淪胥已久故未能一旦丕變歟抑其旋舉旋廢而莫之有成且為之繼歟君能舉前人之廢而刻石以貽之無窮焉以詩書為壁壘以忠孝為干櫓其為邊州人士慮至深遠也蓋教化之成必矣為之記以告夫他日之繼之者君名崇魁字文求陝西布政使司肅州道參議

翰林院題名碑記

翰林院設於唐開元中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均得與選入院者概稱為學士有待詔供奉之名

憲宗時置學士承旨在學士之上至宋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直而學士之職始貴為院長明初又設講讀學士講讀脩撰編檢諸員其制大備時入院者不專進士科至天順間李賢建議始盡用進士我朝因明之舊間損益唐宋明初之制辟薦者得入翰林

天子加意文學才士蔚興儒林文苑之官多至不可勝數夫翰林為朝廷文學侍從之臣居禁近掌制誥公輔之望由此其選非可以雕蟲篆刻之才當之也予自庚戌釋褐先後官翰林垂二十年自



信樸僊無他長惟是一言一議亦欲溯其原究其  
用本經術以經世務期不媿於自古在昔立言不  
朽之義方力焉而未有逮也其敢以虛名譁世乎  
嘗論有明館閣文章之盛莫如洪武太祖蒐羅元  
世文獻之遺徵辟在列如高青丘陶主敬宋景濂  
王子充張志道方希直及練黃諸公淵源相禪不  
特文章爾雅亦多以節義表見者永洪之際則有  
三楊二王南陳北李勲業政績卓然可傳至於成  
弘之世久享隆平風流弘長於時懷麓滄洲張其  
赤幟白沙定山分道揚鑣熊峯圭峰振之東江輩  
世人比之蘇門六子者大半在詞林他如紫墟鶴  
灘儼山升菴二汪皆以讀書汲古爲能事導揚風  
雅表儀詞垣降至隆萬東阿臨朐猶能學有根柢  
詞知體要不失前人矩度自是而後才雋輩出競  
以浮華相矜詡枝葉愈繁流趨愈下言文章者至  
以詞林相訾訾則政事可知已予在史館論次有  
明一代文章政事升降之故不禁慨焉歎息嘗怪  
文學如道思應德熙甫功名理學如廷益伯安德  
溫諸公皆不與館閣之選其在館閣者鉅儒偉人  
又或不出於科目胡仲申趙子常徐大年王常宗



以布衣預脩國史名爛天壤其由進士爲詞林者二百七十年中何止數千人其傳者可指而數故知人能重官官不能重人也天官家謂柱史一星在勾陳帝座之側爲翰林之象予幸遭際休明兄弟踵武入翰林爲希世之遇顧予老將智而老及無能報稱其在列諸公當必有遠勝曩代者上應昌期而舉臣職抑尤有望於後來者也故敢援據舊聞鐫于申之以文題名之石告後之君子

翰林院教習堂題名碑記

古之造就人才如周禮大司徒鄉大夫賓興之法戴記文王世子大樂正之教國子其制備矣其後考亭西山分年讀書法講求尤詳然皆未仕以前也其教於士旣出身以後則莫如翰林院教習之法初明洪武時選天下舉人年少質美者張唯等十人擢翰林院編脩入文華堂肄業詔宋濂桂彥良爲其師帝政暇輒臨幸考業親第高下光祿給饌太子諸王迭爲之主賜白金鞍馬冬夏衣裘及永樂二年遂選進士二十八人復益以周忱一人就文淵閣進學給筆札分鈔賜第隆禮過之時榮其選謂之二十八宿其中如王文端直李忠文時勉



陳文定敬宗周文襄忱後皆為名臣德業文辭照耀一代稱極盛已自此每科庶吉士皆教習以學士為師然沿襲既久學堂程課僅同邨塾師生相習為軟熟套爛之文今所傳館課文字是已以是士氣奄奄卒於不振然其害猶未甚也自正嘉間姚江立教以象山之學兼永康之功利徐文貞當國私便其說至張江陵為館師令庶常日見上計吏咨訪利病接引賓客漸事招搖而士氣一變矣趙大洲之為教習也則導士子以講誦楞嚴經引釋入儒滅裂名教此得罪吾道之大者流風牽引不知底止其禍至今未艾矣我

皇上道德沖備益之聖學欲復天下之人心一歸之於古以為翰林侍從官備啟沃顧問尤不可以無加意於是常賜考試親第甲乙如舊制時召對便殿講說義理良久乃罷乙丑春既賜進士及第出身選入庶常有差所司以教習請上特命予以內閣學士與院長共蒞其事明年夏遷禮部去有司請更代

上命之如故自惟孤陋洊膺異數循省悚惶憶予之初入翰林也館師孝感公痛闢異端昌明考亭



之絕學於既晦之後斯文賴以無墜乃本其意撰  
 為條例十餘則進庶士而告之大抵以立志希聖  
 力崇正學為第一義季有程月有課所以磨厲而  
 董率之者不敢蹈常習故苟且塞責也務使其見  
 於言者一以六經四子為歸而立德立功皆足以  
 儲為天下國家之用以無負

皇上惓惓作人之意而已而數年以來予所見一  
 館之人才亦既彬彬足觀矣然而前人之為此者  
 其才其學皆足以十倍於予而缺然未有題名則  
 孰知其教之所自也因略稽開國以來姓名鏡石  
 壁間若以予之偶嘗盡心於此而汲汲於後之視  
 今則意之所不敢出矣

刑部題名記

外自提刑按察司所定三流以上罪內自八旗五  
 城御史諸案牘統歸於刑部十四司每歲報聞而  
 輕重決之至於新舊條例宜歸畫一非時矜恤務  
 廣德意天下督撫之所帥以奉行者惟視刑部之  
 所頒下而已蓋易之取象刑獄者有五明在上威  
 在下曰噬嗑威在上明在下曰豐噬嗑象曰明罰  
 敕法先儒以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避敕法



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畏此皆設於未用刑之前  
 故明在上威在下正今刑部職也若威在上明在  
 下則曰折獄致刑特奉上之法以致之民良有司  
 之職而已故刑者人命所繫而天下人命尤繫於  
 刑部之一官可不慎哉我

祖宗忠厚立國

皇上御極兢兢惟刑之恤每歲論囚多所寬赦臨  
 決之際涕泣減膳猶時諭三法司以無枉濫失入  
 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宜乎致刑措不難矣然予觀  
 自古臯陶為士終身不遷其官若漢之于定國陳

寵何比于皆家世治律明習法比故吏不得因緣  
 為欺今部掾史長子孫其中輕重之例惟意所擬  
 居官者對案茫然但徼倖無事速去而已予兄弟  
 先後蒙 恩迭掌邦禁雖稍欲有所施設亦以遷  
 除之急未盡展布也以是求刑之無寬以仰稱  
 聖天子清問之至意豈不難哉雖然不可不盡心  
 也一案之誤動累多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不惟  
 其時之久暫也梁統以重刑一疏而禍湛門族路  
 溫舒求尚德緩刑子孫顯宦殃慶之積不待其久  
 也且身有去留名姓不滅百世而下悠悠之口誰



三百七十三  
復相借乎觀此題者庶亦懼而知警

刑部題名碑記

先王之治天下豈不欲胥一世而歸諸禮樂之中  
優游涵濡以共躋仁壽之域然而五刑之制唐虞  
不能廢帝之命皋陶曰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  
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  
民協于中時乃功此可以見五教之敷刑其不率  
而後人心可正風俗可成也刑者先王不得已而  
用之雖用之期於終措而不用也予嘗讀刑書而  
歎古人制律之深意猶存先王之舊非明於禮教

講於心學辨燭毫芒者不能議民之麗刑各有其  
質援律以定名一獄吏事爾然而此非其情有操  
刃刺人胫篋探囊而不必爲首惡者有斂手安坐  
從容指揮則重科之有寇盜姦宄犯同而罪異犯  
異而罪同者有一人而區前後一事而區彼此則  
異科之此過故之分而誅意之法也惟文理密察  
哀矜審克乃以得其情周官五聲之聽兩辭單辭  
而外至於色聽氣聽可謂微矣而又有耳聽目聽  
之法不第用己耳而察人耳不第用己目而察人  
目先王以爲不如是而下有遁情者矣人藏其心



三才  
世明  
至不易知刑之施視其心以爲輕重而外之所犯抑末矣故刑書所著皆治心之法而非僅以治其身也儒者猥以名法家言而忽之一旦親吏事決疑獄焉定其能不失入哉予以憲長遷西曹每舉是以告其屬臨決之際多所平反而要之上體我皇上如天好生之德罪疑惟輕無殺不辜故於此加兢兢焉

皇上臨御以來屢渙慎獄之

德音恒歲讞決奏

上必反復詳審求以生之求之不得而後刑之歲不過一二十人而又屢歲肆赦與以維新其哀矜

惻怛仁民愛物之意至矣備矣雖堯舜之惟克天德作命配享蔑以加矣予雖未學斷獄然先王敬獄之道刺宥之方自少習聞漢儒引經決獄最爲近古今所沿唐律皆本於經予兄弟居平尚論每歎古人無不以經術爲吏治顧後世知之者少也予解部務未久吾弟立齋亦以憲長遷西曹予兄弟游受國恩先後司風紀掌邦禁其職可謂重矣予受事日淺未竟設施吾弟與諸君子尚勉旃哉仰佐我

皇上無刑之化舊政必告予敢申其言於題名碑



石

禮部題名碑記

朝廷有大制作大辭命

天子不以某為不肖常被 咨詢俾與參詳而各館

編纂教習庶常諸務又總領如故私惟荒陋之質

一切埤益逾溢涯分僨敗是虞是用未明而興夜

分而寐屏絕人事專 國家之任使期月以來庶

政稍稍就理凡部中沿襲弊法如直省鄉試歲科

試磨勘解卷及內外關白文移異時官吏賂遺搭

取諸陋例悉 奏除之又奏免歲貢赴京 廷試

及改正科場條例人以為是諸如此者不一是豈

某一人之能亦賴同事諸君子一乃心德重相誣

誘肆得爬梳其積習經畫其新規也迨予遷憲長

解部務之日諸君子畢至無不揮涕相送依戀不

忍遽釋於乎此亦足以徵諸君子之賢而予之多

幸矣方予在部時

天子親灑宸翰書博學明辨四字如斗大特以寵

賜捧拜 恩榮惶恐無地竊念生平無他才能學

問又極舛淺惟於古人脩辭立誠之道義利之防

不敢不以自勉此學辨之一端臣子立身事



主之大節區區之誠明旦自矢不虞上蒙  
 聖知褻寵過甚嘗考宗伯之官非道藝德行備具  
 者不稱茲任學之不博辨之不明何以彰厥儀章  
 綜茲同異而其要統之以善其本歸之於誠媿予  
 之不克副也書以貽後之人以為題名碑記

詹事題名記

考官制東宮官屬置詹事府以統眾務置左右二  
 春坊以領諸局三代以後莫備於唐歷紀相沿迨  
 我

世祖皇帝御極初載有仍弗替惟時儲位未立官

屬虛冗始議裁去比

皇上繼統之十有五年建立 皇儲乃仿舊制復

設是署澤州陳公來掌詹事予為贊善規畫制度

一切草創陳公命予實經理之二十三年冬予以

侍講學士蒙 恩特賜擢用以十一月受事復脩

陳公之政明年遷閣學以去予居是職雖未久顧

其始也際復設之初得從賢端尹後勅制條綱張

舉節目非同他時祇以優游坐受成事迨於其後

皇太子睿質日昭敬脩時敏予又幸得備位宮僚

仰見







蓋有獨難者矣思其難以副其職竊願居斯位者之同有是心也

### 佚圃記

吾姻家蔣君雲九築生壙於陽抱山下構別業於其左有門有堂有寢有書室有小閣翼以亭軒花闌文砌流水瀲灩時與客觴咏其中而名之曰佚圃遂取以自號用莊子佚我以老之語謂我終老於斯也予與何涵齋韓慕廬金醇還諸君訪之留飲二日極暢將別曰爾其為記之子惟莊子大宗師篇語凡兩見大槩以人生死成敗得失皆造化

所為其機密移非知力所與能人不當致愛惡於其間而以我意解之佚之與勞相反之辭也人生之勞與佚其不可必者矣而凡人莫不以勞為苦以佚為樂勿論貴賤窮通自少至老食茶嗜苦以蘄快然自得之一日比比皆是顧其人生而多勞或生而多佚又至不齊之數也其必先勞而後佚既佚而不忘其勞斯可謂之快然自得矣乎君為兵憲雉園公之孫贈文林郎雪園公之子以嗣長房為宗子奉事孀母養生送死竭盡孝道於諸父兄弟無間言少游膠庠有聲交四方名士緩急無



所靳又善治生所受產本薄事親交友讀書之暇  
即飭庀家業門屏內外事事有綱紀囊篋細碎簡  
括無漏及於壯歲所積比分貲贏數倍於是立宗  
嗣置家塾鳩宗睦族百事振舉有子六人並醇謹  
能持門戶君當除縣令弗肯投牒一意督課諸子  
長君擢科候補部主事五郎方與計偕奕奕競爽  
凡君所爲早夜勤劬以及訓迪諸子成立者不可  
謂不勞也及今頭髮皚皚而後以佚老自稱年已  
將六十矣君精明彊健治家如治國夫豈不知晏  
安之爲醜毒敢一日而忽諸特以爲四時有序吾  
血氣漸衰志慮日消不得不佚爾君豈恣睢自放  
者哉惟不惜其勞而克享其佚此之謂能佚也已  
昔司空表聖居王官谷遇勝日引客坐生壙中賦  
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  
吾寧暫遊此中哉表聖氣節凜凜與秋霜並嚴非  
積然自廢者其達生高致何與君相類也予故詮  
次南華語義并引司空侍郎事以志君本末君其  
謂之何

惺園文集卷第二十六



乙酉

小園集卷之三

十五





